

# Scarred

By Xanth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Jessie



=====夜=====

我可以 凭触模认出 Walter的身体 甚至当睡眠的 时候我道我然以凭的  
指间辨他在黑夜里,当他沉睡的时候我象往常一样清静地着我以舒适安  
稳地枕在他宽阔胸膛上,连那不用那方不用我手摩着那些痕,那些越着他  
一生的事物痕,我的 Walter就象幅 图我指尖滑过他肩旁那条长物痕上  
这物痕越来越是光滑流畅,一直聚到他腋那深的 微微已 的伤 疤上。  
然后往下 延伸到他 肘骨 下面的深 谷中,突然左 臀上面的闪耀泽 的圆湖 那里 结 在明  
亮的日光 下 乎 看不 透物痕 ——它们经 非常 陈了,褪成最 淡 的灰线条 但是在  
夜里 它就 象 多年的老友,只要我 懒洋 的指 稍 摸索 可以 轻而易举 的发现 们 。

已经很好 ...哦也 许我该睡了 。透窗 的窗 户 我以 看到月 沿着她的既 缓慢  
慢 穿过空 。Walter总是戴着的手 表——也有痕 ——在 光亮 闪 的表 盘 诉 我已  
两多,快到三点了 ——所 以亮 还 得很 我 对此 分 满意,即使 以 我的 失眠 状态 来说也是  
这样我一 向睡得不好,现在甚 糟糕 了。不过没 关系,只要 躺在那 温暖 舒适的 怀抱 里枕  
着的 型 枕,闲适自在 用手 摩着那 酣睡 的 身体,我很 满意 了。以前我常 很难安  
静 来不 过 现在几 个小时 的 凝 视 着空气。有时 候 月亮 的 光 跳 窗 耀 一下 会  
让我眨一下 眼睛 。

我那 动着指 愉快的在他的 身体上漫游 肆 的从这体标跳 到那一 体记 。从他胸膛 拂过他胸 口茸 的毛发 往是 又一个明显的记号 ——在他腰部小的 圆形的 有点喇 叭状的痕在 腰 的被我 想象是一 朵云，或者说是一 簇云，中心的地 密集 而 厚， 外侧旋状 的渐 薄 这他 中枪的地方，因为他抛 弃 追杀 Scully姐 的手 我还 记得 那次我整晚坐在他 病房 的外面，失神的看着 睡 而他 无知那 时我 们还 不是情人 这 个想法突然震动了我他 知道 凝 视了他整个晚上他这 一个世界上最 解我的 人——他 知道 这个 我被这个念头 萦绕 了一会儿，一边想着 一边用指 揉 着他 腰部 的 个伤痕他 身体 上的 每个伤疤都 碰 了一个故事他是 们 的集合，们 都是他 一部分而 且，某 程度 上是 们 造就 了他 使他成为我眼前的 这个男人——但 还有一部分他 是我 不知道的 有一些事 还没有 揭 晓 是 的这 故事 是 怎样的呢，比如 他 手臂 上那 个 怪 状 伤 疤？或是 他 大腿 侧 的 锯齿 状 长的 创痕？

“Fox, 你在想什么？”

他 睁 下我 跳 我 没 察 觉 他 醒 了 我 转过他手 腕看看 时间，凌晨 4点 我 知道 一个 小时过去了。

“我 想 的 伤 痕。”我 舔 着 嘴唇 吻 着 唇 的 凹 不平的皮肤 他的 大手向下移动 抚 摸 我的 后背，笼 在 我的 臀部 丘 上。

“哦-哈”这就是Walter——根 愉快 让 心 都 现在这 貌似 不屑的 声 里

“我 想 这 故事 ——你 有 部 是 我 知 的” “我 在 身 耳 语。”我 道 这 故事 ...”我 辨 别 无 误 的 在 暗 夜 里 找 到 他 腰 部 的 枪 伤 痕 迹 当 我的指 接 近 他的 腰 沟 时他 发出了一声 模糊 的 呻吟，或是 窃 笑，又 或 许 是 极 屈 脚 着 胯 下 兴 奋 的 呻 吟。“可 知 道 这 个。”我 手 那 动 到 更 下 面 一 点，抚 摩 他 大 腿 侧 的 锯齿 状 伤口，现在这 会儿他是 明 白 无 误 的 勃 起 了 我 能 感 到 腿 已 经 抬 头 硬 硬 的 顶 着 我 手 臂。

“你醒了多 了 Fox？”他的 大手 温 暖 又 舒 服，抚 摸 我的 臀部 我 顽 皮的 用 指 他的 胀 的 分 身 来 回 骨 动 锲 而 不 舍 的 抚 弄 着 他 快 活 的 感 觉 它 越 来 越 大，越 来 越 硬。

“几个 小时吧 我 想。”我 继续 用指 圈 住 他的 口，微 收 紧 用 力 挤 压 着 上 来 回 的 摩 擦 着 他 不 由 得 喘 了 一 声 他的 拇指 覆 的 揉 着 轻 而 易 举 的 滑 进 我 臀 瓣 间 的 缝 里 我 自 己 也 立 硬 了 起 来 他的 另一 只手 轻 松 的 包 住 了 它。片 刻 之 后 我 们 就 顾 不 上 说 话 了 我 们 唇 舌 交 缠，两 手 愉 愉 着 下 揉 动 着 对 方 的 口。我 我 大 胆 射 了 他 稍 晚 了 一 步 也 射 了 但 是 也 不 太 确 定。我 越 过 他的 身 体 伸 手 拿 放 在 床 头 柜 里 的 毛 巾 那 是 专 为 这 种 夜 间 活 动 准 备 的 把 我 们 两 个 都 擦 净 当 我 把 毛 巾 放 回 床 头 柜 里 的 候 一 下 子 翻 在 他 身 上 于 是 我 索 性 入 他 身 上 专 注 的 看 着 那 双 黝 黑 的 明 澈 的 眼 睛 我 入 神 的 望 着 他 一 根 手 无 意 识 的 摸 索 着 唇 的 痕 沉 思 着 说。

“这真让我 着迷，Walter...所 有 这 些 刻 在 你 皮 肤 上 的 未 知 事” “我 用 不 着 看 着 他的 眼 睛 —— 任 何 况 下 他 都 知 道 我 在 想 什 么 他 理 解 我 我 深 的 把 脸 埋 在 他 金 色 的 躯 体 上 用 鼻 尖 轻 轻 磨 擦 着 从 他 颈 部 到 身 的 光 滑 肌 肤 这 也 是 我 最 爱 的 部 分 他 身 体 的 这 个 部 位 特 别 敏 感 而 且 非 常 柔 软 我 沉 醉 的 深 嗅 闻 着 的 气 息 他 手 臂 环 抱 着 的 身 体，非 常 小 心 轻 柔 的 拥 着 我”

这些天来我不喜欢他太紧的抱我我不喜欢被固定和被束缚的那种感觉我也不道为什么——我以前是喜欢的

“在你的左臂上 镌刻了你的一生...就像一本书，要是我们读的懂这些语句的话。”我偏着脑袋去亲吻他的左臂，找到那个状似伤痕就在他的肘部上方。“比如说这个——这可真神秘。我一点也不道它的事”“有我能够到，但是这个猜不来我想它一定非常陈旧了，渐渐淡化褪色，若有若无，它不太大——大约有我指甲盖那么大的样子。

“要是讲完这个长事你会睡着的”他无奈而烦躁的嘟囔着同时直愣愣的望着我我总是样他直样甚至在我们成为恋人之前就是了。有多少次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对着我大吼着“不”，但却做了与他的言截然相反的事情。有多次他警告我不许参与危险的行动但是自己却毅然承担不管对他有多危险我心爱的男人啊，就是这样叫的比谁都响，心却比谁都软...尽管如此，我还是最喜欢他这个！当他冲我露出微笑时整齐洁白的牙齿在月光下闪耀着光芒深深迷住了我我也报以淘气的笑容他的屁股蛋上轻拍了两下

“好吧，我的顽固的小叛逆者我就给你讲我胳膊上这个伤疤的事”他翘起一只手枕在脑后沉思了片刻我喜欢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有节奏的起伏，月光穿窗在他的身体上不断闪烁着光影的变换，描摹着他的身体的曲线他宽阔方正的下巴覆盖着薄薄一层的胡子茬在暗影下使他的面容更加出众，更加棱角分明。

“很久很久以前...”他这样开头我大笑起来用力扭他胳膊下面的肉。“所有的姑娘开裆都是这样的”他谴责的斥责我我平静下来笑意未散，只是乖巧的把头伏在他胸前，让他胸腔里那隆隆回响的声音安抚我宁定我“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男孩活在爱荷华的一个农庄里”他慢慢说着我闭上了眼睛我碰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一个农庄里度过的异常困苦他几乎从来不提那些日子，但是我知道那段时间绝对不是生命里的什么幸福时刻。“有天这个男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出门然后...”

“停”我扬起头冲他皱起眉头“讲的太快了这个孩子多大了？他这个寒冷的夜晚穿的什么？天上有月亮吗，还有既然这么冷他干吗要出门？”

他大声的叹着气用他最独一无二的Walter式的怒视瞪着我——我跟久前就根本不怕这个了。

“细节至关重要，Walter。”我嬉笑着对他说我想我的语气里一定是流露了一点失望，因为他的眼睛里显露出一丝悠远的悲伤于是他的表情柔和起来他点点头

“说得好，细节。”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感自己也随着他的呼吸起伏“这个男孩大约8岁。他穿着半裤，和他的祖母为他用旧毛线编织成的两件厚毛线衫——她凑不出一个颜色的毛线，所以，所以这些衣服...你自己想吧。”他畏缩了一下，有点不想再说下去，脸上表情复杂我笑了起来“蓝色，橘色，黄色和红色混杂在一起这个男孩看上去像个灯笼一样晃眼——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正要去偷窃。”

这下子震撼了我我第二次抬起头“偷窃？你？Walter Skinner？世界上最大的执法机构的副局长你去偷窃？”

“我才\*8岁\*。”他愤的噤，气呼呼的指头捅我的大腿。“现在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我个字都想错过。偷借...”我使劲摇着头然后又趴到他身上他吃吃的笑着从胸膛深处传来的回响，震得我耳朵发痒。

大家都该睡了，唉，羡慕小狐狸

=====

“是啊 储藏室已空了，男孩的妈整晚都在哭，因为他们没有食物了——男孩的肚子这样饿，不断的咕噜咕噜叫，无论是这声音还是妈的眼泪都让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他说的很快，要是没有逼他讲偷借的事情我想他一定不会说的我轻轻的来回抚摸着胸口他继续用那微微拘谨的语调平淡的叙述去。“男孩偷偷从窗口爬出去，因为他知道妈不会准许的他的父亲在镇子上，自个儿喝的醉醺醺的花光了他们仅有的点钱，这就是男孩不得不去偷借的原因。”

“那个孩子第二天怎么对他妈解释那些猎物从哪儿来呢？要是不说出去偷借的话？”

“他是孩子。”Walter用无比的耐心解释。“他根本没想过自己行动的后果——就像我们当中的某人。”他别有所指的发着牢骚我大笑起来在他的乳头上啪的亲了一口。

“总之，男孩动身出发了。外面很黑而且他又冷，又孤单。在爱荷华在远离城市的乡下野外要比你能想象的还要黑暗的多。天空仿佛就在你头顶，星星闪耀着冷的光辉，比你在城市里一辈子所见过的星星还多，还亮。”他停下来，平静一下自己的呼吸，我闭上眼睛，偎依着毛茸茸的胸口我以非常清晰的看见他——一个8岁大的小男孩，小小的穿着那东拼西凑滑稽可笑的毛线衫，乌黑头发卷曲着，褐色的眼睛镶嵌在苍白的小脸上，显的又大又深

“你是一头卷毛？”我仰头望着他他不高兴的皱着眉头瞪着我可是最后还是翻了翻白眼，向我摊摊手了。

“严格的说我头发不是很直。”他勉强承认，最后一句也不肯多辩。

“卷儿。”我满意的点头，又把脑袋枕在墙上。我以听到一声悠长深重的喟然，叹从他胸腔深处传来，忍不住得意的笑了。

“\*总之\*，”他继续讲去，使劲强调这个词，好把我们拖回故事的正轨上去。“这个男孩在黑夜动身出发，寒风呼啸，他抱着父亲的霰弹猎枪，在雪地里走了一英里...”

“雪？你前头没有提到下雪。你穿着毛线衫够暖和吗？会不会冷，为什么你不穿一件大衣？”

“是啊，理论上应该这样。”他叹息着说。“但是大敌在楼下的房间里，而妈妈一直坐在门口附近等我父亲回家，所以我只好从我卧室的窗户爬出去，沿着窗外的树干滑下来。”

“啊，我晒了那手套呢？还有帽子？”

“我在自己的壁橱里找到一副手套，还有一顶老式滑雪帽，那也是我祖母给我织的——据我回想起来，颜色是一半红一半蓝，帽子顶端还有点破了。你还有\*其他\*服装问题要问吗？在我讲下去之前。”

“有。”我不怕死的追问下去，冲他厚脸皮的笑着。“手套什么样子？”

“那种给小孩子戴的，有一根绳子系住两端的手套，好让他们不至于丢掉一只——只是我必须把绳子从我外面那件毛衣的袖子里穿过去，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没有穿大衣。”他这样告诉我，而我带着梦般的表情朦胧的叹息着，完全沉浸在我脑海中的这幅画面：我心爱的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模样，穿好衣服，出发去从事夜间冒险。

“可以讲下去了吗？”他无奈的问我，重重的点头，他轻轻咕嘟了一句发泄不满，继续讲去。“好啊...讲到哪儿啦，哦，他拿了父亲的猎枪，哼，在你发问之前就告诉你好了，这杆枪放在楼上他父亲的房间里，然后他爬出窗户，离开房子，在雪地里步行——现在我们再回到故事的主线上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以极快的语速进入故事的下一部分，显然是希望我不要中途打断。“男孩来到了邻居的农场，他碰见有很肥的野鸡。于是他偷偷摸摸的钻进带刺的铁网，还把他的毛衣划破了，然后...”

“你说什么？”我愕然的扬起脑袋，打断他说到一半的话。“你非法闯入他人地方？Walter，天那，我的世界观被颠覆了，我一辈子也想不到你会非法闯入任何地方。”

“我会让你知道我曾经很擅长这门艺术。”他淘气的冲我微笑。

“所以你偷偷闯进这个农场，去偷猎某些无辜的野鸡，是是？发生了什么？一个愤怒的农夫打中你？还是你自己绊倒了，你父亲的那杆猎枪走火打中了自己？”我亲昵的用嘴唇吮吸着他的手臂，那个褪色的星状的旧伤痕。

“都是。”他摇着头，脸上略微透出一丝羞赧。“你看，去偷猎野鸡而没有带上条狗绝对不是好主意，没有狗帮助你把野鸡从林子底下赶出来是不行的，可是孩子终究是孩子，他根本没有任何详细周密的计划，他只是单纯的想到了那里，打上两只鸟儿，拿回去给他的妈妈，好让她不要再哭了。”我使劲亲了他一记，他的脑袋瞬间用力，紧紧抱住我一小会儿。

然后放开，继续讲了下去。“所以最终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树林里他**知道** 有很多野鸡，但是他一只也**看\*不见**——所以说他该带上一只狗。当他**踮**着脚尖小心的**穿**过树林的时候他**感到**有什么人在身后跟着他...也许是什么**\*东西\***。”他突然**停**下来，企图营造一个**戏剧化**的气氛。

“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 **大鬃人**啊 这坏孩子!”我**止不**住捧腹**发**笑。

“**我**当时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他一本正经的说。“**我**的**脑袋**里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怪物，狼人的传说和**故事**。”

“哇!**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我狂笑不止,他**报**以**会心**的微笑 他那整齐**美观**的牙齿在月光下**反**射出**珍珠**的光彩。“**原来**你**一直**都相信**怪物**!”

“**那是**真的”他**装模**做样的叹息。“I want to believe。”

听到这句话我使劲翻白眼，扑上去**撵**掐他

“**所以**呢,当这个孩子独自**穿**过**森林** 而且还是一个**迷**样**寒冷**漆**黑**的冬夜 呼出的气在眼前**结**成白雾 他**感到**而且越来越肯定有什么**跟着**他 于是他**开始**加快速度，**最终**狂奔起来...**可是**当他**跑**的时候那个**东西**也**开始**跑...**男孩****感到**那个**东西**在他**身后**喘息，感到**阵阵**热气**扑**到他的后脖颈上...于是他**尖叫**起来，**不**敢**回**头去看他**实在**害怕当他**回**头的时候 也许会看到...**所以他**使劲的跑啊跑啊，**连**他**喘**不过气来 但是那个**东西**越来越**近**...**近到**他**感到**那个**东西**正伸出一只**粗糙**的，奇形怪状的毛手 **就要**抓住他他**就要**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一**脚踏空，从山坡上摔了下去 滚到一堆**灌木**里。”他**停**下来,我**困惑**的看着他

“你弄错了你的职业 啊，一定有人愿意出大价钱请你拍恐怖片的”我**嚷**着说，看到她对此话居然颇为受用 十分**得意**的样子。“**那么**下面又发生了**什么**?”我充满渴望的**用**食指**戳**戳他，催他继续说下去。“**你到底**怎么受伤的 呢? 真的是**怪物**用它的**长**袋的**獠**牙咬了你**胳膊**吗?”

“**不是**...所谓‘**怪物**’**原来**是农场的主人 当我在**铁**网上**刷**破毛衣的时候他的**狗**察觉到的行踪，狂吠起来 于是农夫就出来**看**怎么回事他**试**着叫住我 但是我**只**顾着跑，根本就**没**听见。”

“他**生**气了吗?”

“**没有**...”Walter**懊**又**悲**伤的**摇**摇头 “**我想**实际**上**他**非常**心疼我我**看**上去**一**定很**糟糕**——裹着**破**烂的毛线衫，小脸比纸**还**苍白...而且**膊**上**扎**了个**大**洞，被一根很粗的树枝**穿**过——我**掉**到一丛**多**刺的树丛里了，被**扎**了个**对**穿。同时我**还**扭上了脚踝，擦破了脸。尽管爱**荷**的农夫总是**一**付**暴**乖戾，自我中心的神气，**可是**他**们**钢铁的外壳下面却有一颗**最**仁慈的心，所以...”

“**你**不用**说** **我****知道**”我喃喃自语，幸福的微笑着 趴在我自己的爱**荷**农**夫**的**脚**上。

“…所以他是扶我起来，带我回到他的房子，我 只得胡乱编了一个编造的关于梦游的事，破绽百出。”

“你撒谎？Walter！我太震惊了。”

“我确实撒谎了。”他随即点头承认。“可是他是把我放在火炉边的一张椅子上，给我一大杯家酿的苹果酒暖身子，然后叫来了他的妻子。她搂着我，唧唧喳喳的大呼小叫，拿来一盆水，擦拭我伤口。那个农场主严肃的跟我谈了一谈，男人对男人的方式，他对我说，他必须把断枝从我的胳膊里拔出来，那将会非常疼痛。他告诉我，我要勇敢，跟我说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军队里曾经腿部中弹，当他们离最近的医疗单位有好几英里，于是他的战友在他嘴里塞了一颗子弹让他咬着，避免尖叫惊动了敌人。然后用小刀把子弹从他腿上挖了出来。他希望我能拔那根树枝的时候，能够同样勇敢。我非常认真的请求他也给我一颗子弹咬着，好让我能一样勇敢起来。他朗声大笑，给了我一卷软布咬在嘴里，我就真的闭上眼睛，使劲的咬住，他下了一把树枝从我胳膊里拔出来——他的妻子把伤口洗干净，包扎妥当。”

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的展示了当时的场景：那个8岁大的小男孩，他的毛线衫血迹斑斑，仍然挂着那副可笑的手套，眼睛倔强的瞪的很大的，竭尽全力做到勇敢和坚强，就好像他今天一样。

“那他后来没有追究你偷借的事吗？”我忧虑的追问，一个淡淡的微笑浮现在他温暖，性感的唇边。

“唉，就我说的爱荷华的农夫们都是外表粗暴冷酷，不善言谈，但是内心善良仁慈的好人。他小小的训斥了一番我的偷盗行为，但是他显然了解几我的家庭，我们的窘境。他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家境也好一些。所以他让我每天在放学后为他工作几个小时，他付给我相应的报酬。他是个好人。我在他的农场里度过了一段我一生中很幸福时光，听他讲战争的事。我想就是受到的影响，我会，在18岁生日那天报名参军去了越南...嗯，也部分原因是我渴望离开家庭，走的越远越好。”他微微耸肩，我却不受邀请就自动滑过他左侧身体，摸索到的另一条痕迹，反复摩弄着，轻柔亲吻着。

“越南。”我亲吻着他细长蛇状伤痕，安静的抚摸着他的头发。他静静的躺在我身下，我那段记忆是很难轻易和人分享的。

“是的，越南。”他手指轻轻覆盖住我手指，但是显然放纵它们的摸索和探索。“但是另一个障碍了，Fox。”

“讲给我听吗？”我满怀希望的望着他，他微笑了一下，眼睛里充满忧伤。

“好的，但是今晚太晚了，让我们留到明晚上你睡着的时候吧。”

“那就明天晚上一定。”我不放心的要求确认他，叹了口气，亲昵的吻我的鼻子。

“明天。”他保证。“现在睡吧。”他手臂环绕着我的身躯，我满意的闭上眼睛，令我惊讶的是我很快就睡着了。

【掌上晋江 —— 博朝 电子书】

我说不清我们经过多久迷惘的日子，在Walter的林小屋悠悠闲闲的度过漫时光。阳光永远明亮耀，天空永远澄清碧蓝，尽管空气中弥散着寒意，我只感到心情无限平和。现在已经是晚秋时分，冬天快要来临，我知道我们要在这里消磨多久——我不认为Walter会让我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冬天，因为山上会非常的冷，而且一定会下雪，不过要Walter觉得好的话，我也会十分乐意的。我认为我的幸福和他的幸福紧紧连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别的都不重要了。Walter看上去也常同意我的意见。这些天我很少考虑将来，我过去总是急于离开这里去追寻我生，追寻的真相，但是现在的思想更多的被过去所占据。Walter说这样很好，我们应该偶尔过过这样生活，毫无疑问他是对的，永远都是。

我坐在这里，看着他为我们的壁炉劈柴。今天早上我开始读一本新书，非常吸引人，我一口气读了一半，可是老实说，什么样的好书也不会比坐在这里看着他更意思。这简直就象一场盛大的仪式。首先他脱掉他那红黑格子的厚衬衫，把它挂在小屋墙上的钉子上。然后他拎起他的斧头，那斧头非常重——我根本拿不起来，不过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他大步走到屋后的空地，把一些木头放在树墩上。然后凝神片刻，猛地用力扬起手中的斧头，高高舞过头顶。他手臂的全部肌肉都有力的鼓起，在皮肤下面强健的跳动着，行云流水般自如的舞动。木柴在他斧下四分五裂。他的姿势如此流畅优雅，紧绷的金色肌肤在阳光下闪亮。片刻之后他就出了一身汗。这个时候他就更加叫人移不开眼睛。我早就放弃了阅读，把手里的书抛到一边，只是痴痴的看着他。灿烂的阳光仿佛给他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辉。他脑后的头发被汗珠打湿，看上去比以往更加乌黑。他的毛发沾满细碎莹莹的汗珠，偶尔反射出钻石般的光芒，眩人眼目。窄而笔挺的腰身，更加衬托出他的宽阔有力。他那赤健美的上半身从肩至腰，构成一个完美的倒三角形。然后腰部收细，修长的双腿紧绷在粗布牛裤里，最终结在一双色调柔和的褐黄色长靴上。优雅包裹着他的双足。我真喜欢他那些牛裤——它们总是紧绷的包裹着他形状美好的臀部，勾勒出圆润诱人的曲线。不知怎的，这看上去更象Walter的本面目，尽管有点陌生，因为我认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着办公室里他穿着

剪裁精良，质地考究的正装和笔挺硬的白衬衫，他穿着那些衣服是那样优雅自如，以至于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衣服下面，竟然隐藏着一颗蛮荒人强悍的心。

“你做事吧？”他关切地问道。暂时停下理头的活计，拄着斧头望着我。汗水潺潺的滴下宽阔的额头，洒在地上。

“啊我挺好，我是在欣赏眼前的美景。”我色迷迷的冲他眨眼睛他在鼻子里重重的哼了一声。

“你脑袋里除了性还有没有别的啊？”他闷声嘟囔着，重新举起斧头。

“没有——有问题吗？”我厚颜无耻的咧开嘴乐，他也敞声大笑起来我喜欢，令他笑起来没有花多少时间我就非常擅长这个，现在我总是忍不住要逗他笑，因为他的笑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

“没有。”他一本正经的回敬了我，报以那揶揄的微笑。“但是首先我得劈完这些木柴——性爱毕竟只能让我们暖活那么一会儿。”

“扫兴的家伙。”我悻悻的冲他做个鬼脸，又拾起我丢下的书本，不过这会儿大概我有点累了，因为那些字句在我眼前纠缠不清，跳来跳去，简直弄不明白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当一尊希腊神祇般完美无缺的半裸男性躯体就站在你眼前，斧头忽儿高举过肩，忽儿重重落下，伴随着气势过人的呼喝之声，的确是很难集中神志的。现在下午稍晚的时候，Walter的淋浴在附近树林斑驳的阴影之中，看上去好象披上了迷彩服一样，有的地朦朦胧胧不清，有的则耀眼在日光下面，看上去真是诱人，简直就象我一个人的专场脱衣秀——当然啦，就象他刚才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我的脑袋里全都是性。现在我看不到昨天夜里我抚摸过的那些痕迹我非常熟悉它们，每一条折痕，每一个凹坑，但是在阳光与阴影的交相追逐下那些痕迹几乎完全看不见了。

“你想听个笑话吗？”他已经汗如雨下，地上堆起老大一堆劈好的木柴。

“好呀。”他暂时停下来，喘了口气，随手抹去额头的汗水，顺手从后裤兜里掏出条红色格子条纹的大手帕，把它扎在上用来吸掉汗水。

“唔——真不错。也许等会我们可来玩海盗游戏。”我取笑的发表评论，他则冲我翻白眼。

“我的啤酒在哪里？”他质问我，不过脸上始终泛着愉快的笑容。

我把书推到一边，起身走进小屋。冰箱里有整整一层都是啤酒，因为我们都很爱喝。我抓起两听啤酒，打开了一听，猛灌了一大口，沁人的神酣露。然后把它先搁在厨房的台子上，因为我需要去解个手。等我上完厕所，一边洗手一边有点茫然的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沉浸在无穷的思绪之中。窗户外面，Walter仍然在呼喝着劈柴，我推开窗户，把脑袋伸出去快活的跟他打招呼。

“嘿，你一定渴了吧——要不要来听啤酒？”我好心的问他。

他停下手里的工作，冲我笑，淡的仿佛夹杂了一点忧伤。“那太好了。”他温吞的回答。“但是我得先完成这的工作。为什么不进去洗个澡，然后我们好好读一会儿书？”

“听起来不错——我得拿一本新书来看。昨天晚上我读完了前一本。”我关上窗的窗户，继续洗手。当我下楼回到起居室的候，Walter刚刚从外边进来，外面堆满了木柴。他包着性无比的花头巾，看上去活象一个剽悍的海盗船长。我感到小腹发热，内心升腾起火热的渴望...

“嘿，我喜欢你这海盗扮相。”我冲他乱飞媚眼。他吃吃的笑了起来，但是那深褐色的眼睛始终凝视着我。“你全干完了吗？”我看着他扣好衬衫纽扣。“还是歇一会儿喝杯啤酒？要不要我给你拿一听来？”

他仍然用那专注，探询的黑色眼眸凝视着我。

“好啊。”最后他点头，唇角带了一抹微弱的笑意。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这我看到旁边台子上放了两听啤酒，其中一听已经打开了。摸去还是冰凉的。大概在我呆在窗的时候他进来喝了一点。我抄起这两听啤酒回到起居室，他正躺在沙发上休息，招手把我叫过去。

“我累了 陪我睡一会儿 好吗？”我道 这是典型的Walter式语法，其真正的含义是“你累了，我想让你去小睡一会儿，Fox。”不过我宽容的没有戳穿他 温顺的爬到他 双腿中间 躺在他 胸膛上 他 为我们两个盖上条毯子 我放松的依偎在他 温暖的怀抱中 这感觉真美妙 他的气息混杂着林中的清新和微 的汗水 我 喜欢 他的 味道

我知道他 干吗这么紧张我睡眠问题 ——尽管 每天午后都睡片刻，当 晚上床的时候 我还是困乏不堪 我觉得这是 因为 过于新鲜的山间空气——它让我有点不能适应。和往常一样 夜里 两点 我又醒过来了。月光 隐约的从窗 外透进——Walter认为在山上根本用着 窗帘这种东西 我也愿意这样 因为我喜欢 朝外看 我 抚摸着他的 胸口 我 慵懒的玩弄着他的 身体。他 左侧的那 一大片伤痕 隆起 而一直 伸到腋窝下面 我真不敢想象最初受伤的时候 该是怎样惨 的景象他 告诉 我有一次他的 特别 严重，甚至 被剥掉了制服放在一边等死 连 军士长都 打算第2天就 把他装进尸体袋。现在的 身体上然 遗留着 的痕迹，不他 说我就知道 准是 那片伤痕 一直 覆盖 到的 臀部上方 那 就是越南给他留下的礼物 这里 还有一些 别的伤痕我 想 是那个时期留下的不 过这个最严重。

“又醒了 嗯？”他 声音 把我从无边无际的 幻想 中拉回现实。

“是啊你 还欠我一个故事 哩，大家伙。”

“好吧，那就 讲好了。”他坐起来一点 重新 拍了拍枕头我直 等他弄妥当然 后熟练的 爬到胸口 躺好 那是我 专属的地方 我喜欢 聆听他的 声音，通过他 胸腔 腔，回旋着 震动着 发出 浑 厚重的 共鸣。“好吧，就 让我讲这 个伤的 由来吧。”他 牵着我的手 覆盖 在自己身上我 们一起摸索 一会儿正在讨论的 那个伤痕 “1971年一月...”他 开口 讲述我 马上 打断了他

“为什么 不说‘很久很久以前’了？”

“很久很久以前是给童话故事用的...小孩子的故事。”他眨了眨眼，狡黠地笑。“这是一个大不相同的故事——一个战争故事。”

“那好。”我仰脸看着他，突然有点担心。“你确定你能接受吗？我们不一定需要这个，我们可以换一个来。”我的手悄悄滑到他的大腿侧，摸索着隆起的锯齿状撕裂的痕迹，他忍不住低吟一声。

“你在摸我的话，今天就什么故事也没的讲了。”他牙齿咬的咯咯响的说道。“我们就得做点完全不同的活动。”我偷笑着挪开手，重新按在他的胸口上。

“我是认真的——你真的可以接受这个故事吗？”

在明亮的光线下，没有戴着他的眼镜，他的眼更大更深黑，他谨慎地点点头。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Fox已经过去了。在那之后我带着它又生活了很久。谈论它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它始终在那里，伴随着我，刻在我的身体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提醒它的存在。其实，我早就拆开了你。”

“没什么‘该’或‘不该’。”我做无谓的耸肩。“我讨厌这个字眼——它剥夺了我们生活中多少乐趣。”我重新靠在他的胸口，他默默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好久好久，最后才重新开口讲述。

“1971年一月。我们巡逻队出去例行搜索——我们常常执行这样的任务...侦察。”他看见我疑惑的抬起头，又重新解释了一下陌生的军事术语。“天气很冷——我道人们总是以为越南丛林的天气永远闷热无比，但是让我告诉你实话吧，在丘陵地带，冬天的时候里又湿又冷。唔，不想再问我穿的什么吗？”

他调笑的推我，庄严的摇了摇头。“不用。我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这个故事...而且，我保证猜的到你穿的那种草绿的制服。”我腆着脸得意的说，他摸我的屁股上轻拍了一记。

“好吧，我\*的确\*穿的那种制服。我扛着一挺M-60机关枪，背上挎了一支短把猎枪，不用说肩后面的枪套里还带了一只四口径的手枪。”

“你们要带那么多武器吗？”我真想道他怎么拿的。现在我脑海的象和昨天夜的完全不同。这次的长大了，高了几英尺，但是看起来很青涩。我能想象到那些肌肉是如何渐渐发展成眼前这副强健的躯体，但是那个时候还远没有现在这样魁梧壮硕。他理着一个好笑的平头，黑色的头发短的贴着头皮，但是那双深邃黑眼睛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年轻一点儿，睁的太大的天真的多。

“不是总带那么多。”他温和的说。“你看，Fox，当时我已经排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我们就是些最搏命的家伙——我的朋友 Jason 管我们叫神风队员。当我刚入伍的时候还是个清白无邪的青年，我只是一个来自爱荷华的农家男孩——在参海军之前甚至没有离开过本州，不用说独自一个呆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了。当我满脑子爱国思想，一心要为我祖国的人民竭诚献。但是两个月以后，当我射杀一个拿着榴弹企图闯入营地的10岁越南小男孩的时候一切都彻底破碎了。”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当我们刚刚成为恋人的时候他试图阻止我因为 Scully 的被绑架而辞职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的每个细节都以鲜明的呈现在我脑海中。那我真的痛恨自己，他也同样完全理解这种痛恨和深深的自责情绪。

“当我告诉你我曾经打爆一个小男孩的脑袋，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语气和缓的说。我静静的仰望着他。“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吗？”他问我我点点头。

“当然啦，我是照相机记忆。”我用指头戳了戳自己的脑门，当我们的视线交汇时我才意识到刚刚自己说了什么。“好吧，反推道。”我装做不太在意的耸肩。“我得，真的，Walter。我不能想象当时的状况，但是你一定是不不得已的——如果你不打死他也许 would 死更多的人。”

“我道理智上讲我道我没有做错，但是当时样子就和我说的样——那孩子的头颅在撞击上破碎。它在你面前象个被汽碾过的西瓜一样一塌糊涂，浆液四溅。”他深吸了一口气，平静着自己的呼吸，我不安的坐起来，突然为自己的任性感到羞愧无比。

“别说了，Walter。我很抱歉。我不该让你重新想起这件事。”

“没关系...你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甚至Sharon。我想是因为我需要保护她,但是通常这只会让我跟她更加隔膜。我愿意对你讲这个故事,只要你认为你能接受的了。我想,在这这么多年以后,我迫切的希望说给某人听,我非常高兴那个人是你。”

他用手臂圈住胸膛,抱住自己的身体。无言的拉开他手臂,用我自己的双臂紧紧抱住了他,把脸埋在他的胸口,抵住他下巴,我的身体覆盖他的身躯。他是孤单的我,会好好照顾他,就象他直接照顾我一样。他的手放在我的背上,漫无目的的抚摸着,我直接紧紧搂住他,直到他的呼吸和心跳慢慢平静下来。

“好了,Walter,没事了,继续。”我轻声说,他点点头,下巴磨蹭着我的头顶。

“在以后,我变了,我开始碰药——那我们都差不多,都碰药,但是我吃的更多,我不再是那个理着傻气的平头,天真无邪的爱荷农,家男孩,我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颓废绝望的瘾君子。我自愿参加每一个最危险的任务,因为我道——我相信——我将死在战场上。这听起来是一个空洞的预兆——但它变成了真的。”

他停了半晌,手指抚摸着我的背,微微颤抖着。

“我是个血气方刚的18岁青年,全副武装,我决定哪怕要战死沙场,也要尽可能的为自己挣到最多的十字勋章。于是我决定每次任务都带上最多的火力装备,像个战争狂人一样,没在每个战场,我他妈的真是疯了——杀人机器。我长官这么叫我,他倒挺喜欢我。你看,总有些长官喜欢自己缩在后方,却不停的派出巡逻队,不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不是为了打击敌人,不,他们就是故意把我们派出当靶子。”

我吃惊的抬起头,对此无比震惊。“他们故意派你们去送死?”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那些家伙的目的就是挑起战斗，他们才不笨，具体怎样我们是诱饵，我们是炮灰，但是我们不傻，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志参加每一场这样的战斗，只是为了打通向死亡，而我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我不想躲在营地里战栗着祈祷自己的苟活。”

“听起来果然是你的风格。”我咕哝着亲了亲他的锁骨。

“真的，我还以为在办公桌后面坐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消磨掉那种神风队员的劲头了呢。”他反驳道。

“那不是更隐蔽了而已。据我所知，每次我因得意妄为陷入绝境的时候，你都会发作一下。”

他会意的笑了起来，我很高兴我总算又让他露出了笑容。

“也许你是对的，尽管我觉得经历死亡已经改变了我。”他喃喃自语。

我依偎在他胸口，仍然紧紧抱住他，等待着下面那可避免发生的事。最后，他请噤。

“这是一次缜密的伏击，他们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埋设了数不清的地雷。地雷是遥控引爆的——我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前面几步远的亲密战友，一瞬间在我面前炸成碎片，他们的血肉糊了我一身，我听到了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半晌，我才意识到那是从我喉咙里发出的。我发疯的狂奔着尖叫着，端着M-60机枪盲目的扫射着四周的丛林。我们半个班转眼之间就被地雷炸的瓦解冰消，另外半个班被他们用手榴弹和炮火无情的屠杀着我，好象一下子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声音颤抖着我，搂紧他的胸膛，用我的身体温暖他，保护他。我道叙述这样的死亡经历令他非常难受，但是我也知道，急切的需要倾诉。那个8岁大的小男孩依然鲜活的存在在他内心深处，仍在颤抖着描绘一个又一个追逐他的怪物和魔鬼，它们真切的存在深深的伤害了他。

“真奇怪，我只 感到 了宁静与平和。”他 婪般 的呓语着 “我被一片明亮耀眼的 白光笼罩 我觉得很舒服 我 看着他 们摘掉我 身的 勋章 ，拿走的 枪...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真的死了，或者就是为了取乐，他 们中 的一个用刺刀扎穿 了 我的 身体 我 不 觉得痛，因 为 我 想 我 已 经 不 在 阴 间 了——我 在 我 身 体 里——我 死 了。”

我 辨 别 可 能 的 向 下 探 寻 ， 找 到 了 那 个 深 的 不 太 规 则 的 圆 形 伤 痕 就 在 他 臀 部 上 方 ， 那 就 是 他 被 刺 刀 穿 过 的 地 方 。

“当时也许我什 么 也 没 感 觉 到 但 是 两 周 后 我 在 西 贡 一 所 医 院 里 醒 的 时 候 那 痛 苦 可 真 象 地 狱 里 样 ” 他 挤 出 一 个 扭 曲 的 笑 容 。 “ 我 的 伤 势 主 要 是 榴 弹 造 成 的 但 是 ... ” 他 深 吸 一 口 气 ， 一 把 抓 住 我 的 手 腕 抖 着 带 我 抚 过 他 身 体 左 侧 那 些 星 罗 密 布 的 蛛 网 状 伤 痕 “ ... 这 是 那 些 被 地 雷 炸 成 碎 片 的 弟 兄 们 ， 飞 溅 的 嵌 在 我 身 体 里 的 碎 骨 和 残 骸 。”

哦 该 死 我 一 句 话 也 说 不 来

“嗨，Walter。”我坐起来， 双 手 捧 住 的 脸 庞 ， 小 心 翼 翼 的 亲 吻 着 的 嘴 唇 。 “ 对 不 起 ， 真 的 对 不 起 。” 我 两 腿 分 开 跪 在 他 大 腿 侧 ， 捧 着 的 脸 他 那 透 出 强 烈 痛 苦 的 深 沉 黝 黑 的 双 眼 凝 视 着 我

“我 说 过 那 已 经 是 很 久 以 前 了 。” 他 喃 喃 着 安 慰 我 “ 我 已 经 学 会 如 何 战 胜 那 些 恐 怖 的 会 议 。 它 们 也 是 我 的 一 部 分 我 很 幸 运 的 道 道 们 是 怎 么 来 的 ” 他 轻 轻 的 把 他 的 唇 压 在 我 的 唇 上 我 张 开 嘴 热 切 的 承 接 他 那 索 求 的 舌 他 理 解 是 的 当 然 理 解 。”

“ 有 的 时 候 要 记 得 ， 有 的 时 候 最 好 忘 却 。” 在 我 们 从 热 吻 中 终 于 分 开 的 时 候 我 轻 轻 的 说 我 再 度 捧 住 他 的 脸 深 深 的 望 着 那 双 乌 黑 明 亮 ， 充 满 感 情 的 眼 睛 。 “ 我 想 跟 你 做 爱 。” 我 对 他 说 ， 感 到 的 口 已 经 胀 胀 起 来 抵 在 我 身 下

“ 我 想 ” 他 微 笑 着 我 亲 吻 了 他 然 后 一 路 向 下 ， 热 切 的 吻 他 的 颈 我 牢 牢 抓 着 他 把 他 按 在 我 身 下 饥 渴 的 吮 吸 着 的 每 一 寸 肌 肤 我 的 嘴 唇 继 续 向 下 漫 游 舔 过 他 的 锁 骨 ， 含 住 他 的 乳 头 他 呻 吟 起 来 在 我 身 下 焦 躁 的 扭 动 微 弱 的 跳 动 挣 扎 着 但 是 用 力 按 住 他 当 我 主 动 的 吻 他 喜 欢 这 样 被 迫 使 着 接 受 我 的 爱 抚 他 是 一 个 男 子 汉 ， 更 倾 向 于 不 表 露 对 于 安 慰 和 舒 适 的 需 要 ， 但 是 我 会 强 迫 他 接 受 这 些 这 也 是 他 爱 我 的 地 方 我 强 迫 他 敞 开 心 扉 ， 接 受 关 爱 和

安慰在我面前，他用岩石般的沉默铸起的高墙倒塌了。我迫使他和我一起走来，迫使他接受我的爱，让他得到片刻安宁和休憩，远离那些悲惨、恐怖的回忆——在我的怀抱里。

我揉搓着他的身体。我的唇，我的舌贪婪的驰骋在他金色的肌肤，肌肉贲张的紧致身体上。他止不住颤抖的呻吟着我。从床头柜里抓过一只润滑剂，他放荡的敞开自己的身体，躺倒里。我分开他的双腿，跪在中间。任何时刻他都是美丽的，但是这个时刻最美妙无比。他打开双腿，向我完全开放，期待着我的一刻。他信任我——无论是他的记忆，还是他的身体，都全心全意的信任着我。我永远不会背叛这种信任。我这样的爱他，虽然我总觉得他是这场交易里比较吃亏的那个，因为我道：他也爱我。我用指仔细地润滑着他。他下身急促的喘息呻吟，竭力挣扎。他的身体非常合作，没有多久就准备好了接纳我。我微笑着向下俯瞰着他。他也报以宠溺的微笑，就在这个时候，我下身体，慢慢将我的口挤进他紧窒火热的穴道。他大声的喘息，极力的抬高身体，试图更加深入的接纳我。直到极致。我慢控制着进入他的身体，套我的口完没入他体内，然后伸手握住他的前端。他的口已经硬的很，敏感的响应着我的举动——就和他本人一样——我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牢不分。我开始缓缓律动在他体内肆意抽插，和着我冲击的节奏爱抚着他的口。他眼睛里也许永远无法驱散过去的悲伤，但是现在的喜悦将会抚慰他。他是一个整体，所有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造就了他。造就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最美好，最高贵的灵魂。我确定他先高潮了，然后是我。最后我从他体内退出来。我清理了两个人的身体，然后倒下来，心满意足的伏在他身上。我的头枕着他的肩膀，那是我永远的休憩之所。

他亲热的用嘴唇触碰我的发丝，懒洋洋的悠闲的爱抚着我，迷失在高潮后朦胧的眩晕之中。

“现在四点了。”他喃喃道，“你现在在睡觉了吗？”

“大概吧。”我用手撑在他的胸膛上托着下巴看着他，“现在已经听过我的床边故事了，谢谢你，Walter。”

他手指轻柔的摸索着我面颊两侧的三个圆形伤痕，然后开始抚摸胸口那条细长的隆起的伤疤。他拉起我的两只手，轻柔的亲吻我手腕上深刻而丑陋的痕迹。

“不客气，Fox。”他喃喃的回答。

现在我感到非常疲乏。我翻过身躺来，依然仰卧在他身上，注视着小窗外那黯淡的夜空。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我恳求他不要再让那些人翻来覆去的对我做什么该死的实验了，Walter带我到这里，不管他们怎么做实验，他们还是知道我被绑架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

么，我也无法告诉他们，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的伤痕，我也会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我的记忆力很厉害吗？我不知道我是否非常痛苦？我也不知道。有时我朦胧的记起一些末端的细节，比如眼前闪耀的一阵光芒，一个向我俯下身来。但是他对我说话的时候，面孔奇异的变幻成另一个人。这些回忆破碎零散，极其虚无缥缈，无法捉摸。

医生说，我恐怕永远不能恢复那6个月的记忆了，老实说，我有点害怕。六个月丢失了。整整六个月从我的脑子里被窃走，只留下这些昭示着，我确实经历过那段时间。六个月时光怎能就这样消逝无踪？我的短期记忆也变的破碎不堪，经常搅成一团，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但是奇怪的是，我被绑架之前的全部人生记忆，仍清晰无比。我能记得我小时候发生的每一件往事细节，好象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是真正的昨天却常常令我困惑。当我疲倦的时候，情况往往更糟——连对所有事情都我脑子里搅成一锅粥。尽管如此，在Walter的帮助下，我还是渐渐好起来。我们经相爱两年了——当我看到他受伤的牵连，中毒差点死掉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那第2次坐在医院走廊里，整晚守候着他，担心着他那美好的身体覆盖着丑陋的黑色条纹，艰难的呼吸着我愿意做任何事来挽救他的生命，我发誓只要他能醒来，我就会源源本本的倾吐我对他的情感。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夜晚，在我的脑海中始终记忆鲜明，宛如昨日，真是感谢上帝。我感谢我最还能保有这些——毕竟它们是我最重要的记忆。我期望我会慢慢痊愈，有一天能够重新返回我的工作岗位上——同时让Walter找回旧的那个Fox，那他深爱的人，虽然他始终也不曾抱怨过一句。山间的空气安宁了我的心，让我慢慢从身体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时候，比如今天，我就一次也没有忘记过。

我躺在那里，慢慢抚摸着Walter在越南留下的伤痕。我道：有些记忆也许忘掉更好些。也许在那六个月里，他们对我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也许忘掉更好。也许我的\*遗忘\*是上天给我的恩赐，可是我讨厌神秘和未知。我好奇得，我不得不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忍耐自己身上的这些伤痕。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它们怎么来的。Walter理解我——那是为什么他宽容的放纵我，耐心的给我这些床边故事。我继续着我的摸索和爱抚，直越过他的胸口，到达他的右臂，发现他肘部上方的星状伤痕。看上去非常陈旧了，大约有我指甲盖那么大的样子，看上去好象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穿的。“因为那些家伙的目的就是挑起战斗，他们才不关心具体怎样。我们是诱饵，我们是炮灰，但是我们不傻。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参加过每一场这样的战斗，只是为了能通向死亡，而我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我想躲在营地里战栗着祈祷自己的苟活。”

“听起来果然是你的风格。”我咕哝着亲了亲他的锁骨。

“真的，我还以为在办公桌后面坐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消磨掉那种神风队员的劲头了呢。”他反驳道。

“那不是更隐蔽了而已。据我所知，每次我因故意妄为陷入绝境的时候，你都会发作一下。”

他会意的笑了起来，我很高兴我总算又让他露出了笑容。

“也许你是对的，尽管我觉得经历死亡已经改变了我。”他喃喃自语。

我依偎在他胸口，仍然紧紧抱住他，等待着下面那可避免发生的事情。最后，他请我。

“这是一次极周密的伏击，他们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埋设了数不清的地雷。地雷是遥控引爆的——我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前面几步远的亲密战友，一瞬间在我面前炸成碎片，他们的血肉糊了我一身。我听到了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半晌，我才意识到那是从我喉咙里发出的。我发疯的狂奔着尖叫着，端着M-60机枪盲目的扫射着四周的丛林。我们半个班转眼之间就被地雷炸的瓦解冰消，另外半个班被他们用手榴弹和炮火无情的屠杀着我，好象一下子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声音颤抖着我，搂紧他胸膛用的身体温暖他，保护他。我道叙述的死亡经历令他非常难受，但是我也知道，急切的需要填写它。那个8岁大的小男孩依然鲜活的存在在他内心深处，仍在颤抖着描绘一个又一个追逐他的怪物和魔鬼，它们真切的存在深深的伤害了他。

“真奇怪，我只感到了宁静与平和。”他梦般的呓语着。“我被一片明亮耀眼的白光笼罩，我觉得很舒服。我看着他们摘掉我身上的勋章，拿走的枪...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真的死了，或者就是为了取乐，他们中的一个用刺刀扎穿了我的身体。我不觉得痛，因为我想我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在坟墓里——我死了。”

我拼命抑制的向下探寻，找到了那个深的不太规则的圆形伤痕，就在他臀部上方，那就是他被刺刀穿过的地方。

“当时也许我什么也没感觉到，但是两周后我在西贡一所医院里醒来的时候那痛苦可真象在地狱里一样。”他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容。“我的伤势主要是榴霰弹造成的，但是...”他深吸一口气，一把抓住我的手，颤抖着带我抚过他身体左侧那些星罗密布的蛛网状伤痕。“...这是那些被地雷炸成碎片的弟兄们，飞溅的嵌在我身体里的碎骨和残骸。”

哦，该死，我一句话也说不来。

“嗨，Walter。”我坐起来，双手捧住他的脸庞，小心翼翼的亲吻着他的嘴唇。“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两腿分开跪在他大腿侧，捧着的脸，那透出强烈痛苦的深沉黝黑的双眼凝视着我。

“我说过那已经很久以前了。”他喃喃着安慰我。“我已经学会如何战胜那些恐怖的会议。它们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很幸运的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他轻松的把他的唇压在我的唇上，我张开嘴热切的承接他那索求的舌。他理解，是的当他理解。

“有的时候要记得，有的时候最好忘却。”在我们从热吻中终于分开的时候，我轻松的说，我再度捧住他的脸，深深的望着那双乌黑明亮，充满感情的眼睛。“我想跟你做爱。”我对他说，感到他的口已经膨胀起来，抵在我身下。

“我想”他微笑着亲吻了他然后一路向下，热切的吻他的颈，我牢牢抓着他，把他按在我饥渴的吮吸着的每一寸肌肤，我的嘴唇继续向下漫游，舔过他的锁骨，含住他的乳头，他呻吟起来，在我身下焦躁的扭动，微弱的跳动挣扎着，但是用力按住他，当我主动吻他，喜欢这样被迫使着接受我的爱抚。他是一个男子汉，更倾向于不表露对于安慰和舒适的需要，但是我会强迫他接受这些，这也是他爱我的地方。我强迫他敞开心扉，接受关爱和安慰，在我面前，他用岩石般的沉默铸起的高墙倒塌了。我迫使他和我一起走来，迫使他接受我的爱，让他得到片刻安宁和休憩，远离那些悲惨，恐怖的记忆——在我的怀抱里。

我揉搓着他的身体，我的手，我的唇，我的舌贪婪的驰骋在他金色的肌肤，肌肉贲张的紧致身体上，他止不住颤抖的呻吟着我。从床头柜里抓过一只润滑剂，他放荡的敞开自己的身体，躺倒，我分开他的双腿，跪在中间。任何时刻他都是美丽的，但是这个时刻最美妙无比。在他打开双腿，向我完全开放，期待着那一刻。他信任我——无论是记忆，还是身体，都全心全意的信任着我。我永远不会背叛这种信任。我这样的爱他，虽然我总觉得在这场交易里比较吃亏的那个，因为我逼他也爱我。我用手指仔细的润滑着他，他身下急促的喘息呻吟，竭力挣扎。他的身体非常合作，没有多久就准备好了接纳我。我微笑着向下俯瞰着他，他也报以宠溺的微笑，就在这个时候，我下身体，慢慢将我的口挤进他紧窒火热的穴道。他大声的喘息，极力的抬高身体，试图更加深入的接纳我。直到极致，我慢控制着进入他的身体，直到我的口完没入他体内，然后伸手握住他的前端。他的口已经硬的很，敏感的响应着我的举动——就和他本人一样——我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牢不分。我开始缓缓律动在他体内，肆意抽插，和着我冲击的节奏，爱抚着他的口。他眼睛里也许永远无法驱散过去的悲伤，但是现在的喜悦将会抚慰他。他是一个整体，所有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造就了他，造就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最美好，最高贵的灵魂。我确定他先高潮了，然后是我。最后我从他体内退出来，我清理了两个人的身体，然后倒下来，心满意足的伏在他身上，我的头枕着他的肩膀，那是我永远的休憩之所。

他亲热的用嘴唇触碰我的发丝，慵懒的悠闲的爱抚着我，迷失在高潮后朦胧的眩晕之中。

“现在四点。”他喃喃道，“你现在在睡觉了吗？”

“大概吧。”我用手撑在的胸膛上托着下巴看着他，“现在我已经听过我的床边故事了，谢谢你，Walter。”

他手指轻柔的摸索着我脸颊两侧的三个圆形伤痕，然后开始抚摸胸口那条细长的隆起的伤疤。他拉起我的两只手，轻轻的亲吻我手腕上深刻而丑陋的痕迹。

“不客气，Fox。”他喃喃的回答。

现在我感到非常疲乏，我翻过身躺来，依然仰卧在他身上，注视着小屋窗外那黑暗流夜空。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我恳求他不要再让那些人翻来覆去的对我做什么该死的实验了，Walter带我到这里，不管他们怎么做实验，他们还是不知道我被绑架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无法告诉他们，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伤痕，我也会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我的很厉害吗？我不知道我是否非常痛苦？我也不知道。有时我朦胧的记起一些末端的细节，比如眼前闪耀的一阵光芒，一个向我俯

下身来 但是他 对我说话的时候 面孔奇异的变幻成另一个人，但是这些 回忆破碎零散，极其虚无缥缈，无法捉摸

医生说 我恐怕 永远不能恢复那6个月的记忆了，老实说我有点头白。六个月丢失了。整整 六个月从我的 脑子里被窃走 只留下这些 昭示着我的 确经历过那段时间。六个月 时光怎能就这样 消逝无踪？我的 短期 记忆也变的破碎不堪，经常搅成一团，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但是奇怪的是我 被绑架 之前的全部人生记忆，仍然 清楚无比 我能记得 我小时候发生的每一件往事 细节，好象就发生在 昨天一样 但是真正的昨天却常 令我困惑 当我 疲倦 的时候情况往往 更糟 ——连对 所有事情都我 脑子里搅成一锅粥。尽管如此，在 Walter的 帮助下 我还是 渐渐 起来我 们经 相爱两年了 ——当我 看到他受我的 牵连 中毒差点死掉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他 那我 第2次坐在医院走廊里，整晚守候 着他 担心着他那 美好的身体 覆盖着丑陋 的黑色条纹，艰难的呼吸 着我 愿意做任何事 来挽救 他的生命，我 发誓只要 他能醒来 我就会 源源 本 的倾吐我 对他的 情感 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夜晚 在我的 脑海中始终记忆 鲜明，宛如昨日，真是感谢上帝 我 感谢我最还 能保有这些 ——毕竟 它们 是我 最重要的记忆 我 期望我会慢慢 痊愈，有一天能够重新返回我的 工作岗位 ——同时让Walter 找回 旧 的那个Fox，那他 深爱的人，虽然他 始终也不曾抱怨过一句。山间的空气安宁了我的心，让我慢慢 从本 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我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有时候 比如 今天 我就一次也没有 忘记过。

我躺在那里，慢慢 抚摸着 Walter在越南留下的 伤痕我道 有些记忆也许忘掉更好些 也许在那六个月里他 们对我做了一些 非常可怕的事情，也许忘掉更好。也许我的 \*遗忘\*是 上天 给我的恩赐 可是我 还是讨厌神秘和 不知我 太好奇了 我不得不花了很 长时间，才学会忍耐 自己身体 上的这些 伤痕而 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 它们 怎么来的 Walter理解 我 ——那是 为什么他 宽容的放纵我 耐心的给我这些 床边故事我 继续 着我 探寻 的摸索和爱抚，一直 越过他的 胸口 到达他的 右臂，发现 他肘部上方的星状 伤痕 看上去 非常陈旧了，大约有我指 甲盖那么大的样子，看上去 好象 被什么 尖锐的东西 刺穿的

“也许明晚 上你可以 给我讲这 个伤痕故事 ”我悄声说，温柔的亲吻 着这个星状 伤痕 他微笑着 带着一点 淡淡的忧伤 点点头

“也许我会的 Fox，”他喃喃 着对我说。“也许我会的 ”

我满意 的笑了，亲密的偎依 着他的 肩膀 闭上眼睛。也许就 算我永远不能记住也没 什么 关系，Walter记得 我们两个 全部的事

全完

“也许明晚 上你可以 给我讲这 个伤痕故事 ”我悄声说，温柔的亲吻 着这个星状 伤痕 他微笑着 带着一点 淡淡的忧伤 点点头

“也许我会的 Fox, ”他喃喃着对我说。“也许我会的。”

我满意的笑了，亲密的偎依着他的身旁，闭上眼睛。也许就算我永远不能记住也没什么关系，Walter记得我们两个全部的事。

全完